

襄陵縣志卷之二十四

御制

漢宣帝卽位褒賞大臣詔

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

魏甘露二年東征入賈逵祠詔

事蹟集元 卷之二十四
達沒有遺愛歷世見祀遙想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
征亦幸於此親發德音褒揚達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
明天啓三年正月二十日諭祭高忠節文

皇帝遣分守河東道山西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
叅議王家賓諭祭原任分巡遼海東寧兵備山東布政
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贈大理寺卿謚忠節高邦
佐曰惟爾氣塞兩間芳流千古蜚英甲第奏最華封迨
升華計署而冰蘖彌堅暨邊歷郡藩而權璫胥懾戰守

互用徵運掌之神謀東西咸宜識蟠胸之武庫方爲承
歡解綬隨因奉檄分裾柰擊楫之誓莫伸而乞師之淚
空墮壯志惟有殉國餘怒尙足壯威洵當日之孤忠抑
天授之完節嗟彼望竄偷生之輩睠我從容取義之臣
旌髮遙旋尊疊遄錫兼崇枋斧永賁松楸臍蠻如存靈
承有赫尙饗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諭祭李尙書文

皇帝遣山西布政使司炤會分巡河東道副使黃運恒

諭祭原任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尙書李瑾曰惟爾性質
端謹才識淵宏爲令稱良歷垣著直典司禮樂保釐邦
畿晉樞貳以運籌遭時難而解綬邱園足資簡用方殷
易簪遽聞兆營示渥睠茲靈爽尙克祇承

大清康熙四十三年

御制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
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

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比
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
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
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
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敘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
墻朝夕誦讀宜無講究必也躬行實踐砥礪廉隅敦孝
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
友親師悉化儻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

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
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
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
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
縱倖逃褫朴濫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愧乎况乎鄉會
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
困不逢年顧迺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
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

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
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
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
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
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
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
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宜俟他求哉若仍
視爲具文玩愒弗儆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

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
朕亦不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
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
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不修咎亦難追勿謂朕言
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聽之哉

御書 至聖先師孔子廟匾字 萬世師表

雍正三年

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記

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方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乂安兆人蒙福
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固始汗自國初稽首歸命
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羌密近甘涼
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厯於懷既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札什巴圖兒等震

聳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爲親王兄弟八人咸錫爵祿羈縻
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年來
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封號尙冀格心
輯寧部衆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拉克諾木
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札布等實爲元惡謂國家方宏
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脩誕敢首造逆謀迫脅番羌侵
犯邊城反狀彰露用不可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督太
保公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聲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

月師始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鋌
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公台
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蠢愚若悔禍思愆束手來歸
尙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抗違乃決剪滅之計以方
畧密付大將軍羹堯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
岳鐘琪爲奮威將軍於仲春初旬禡牙徂征分道深入
搗其窟穴電掃風驅搜剔巖阻賊徒蒼黃糜潰窮蹙失
據羅卜藏丹津之母及逆謀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衆

累萬牲畜軍械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重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子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日军士無久役之勞內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三月之朔奏凱旋旅饒鼓喧轟士衆訢喜四月十有二日以倡逆之吹拉克諾木齊等三人獻俘

廟

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六師
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爲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番羌俾烽
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不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學所
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宜刊諸
珉石揭於大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爲之銘曰

天有雷霆聖作弧矢輔仁而行威遠宣邇維此青海種

類實繁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負其
阻遐禍心潛搆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瞻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旣清西陲攸震賊
號洵加示之恩信如何克狡造謀逆天鼓動昏愆寇侵
於邊惟彼有罪自干天罰桓桓虎貔爰張九伐王師卽
路冬雪初零日耀組練雷響擊鉦蠢茲不順敢逆戎旅
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嶽疾如雨風我戰則克賊
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悔戾當剪而滅斯焉決計厲兵

簡將往擣其巢踰歷嶮嶇坦若坳郊賊棄其家我繫而
獲牛馬谷量器仗山積蹇兔失窟何所遁逃枯魚遊釜
假息煎熬師以順動神明所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殪
彼逆謀懸首藁街獻俘成禮金鼓調諧西域所瞻此惟
雄特天討旣申羣酋惕息橐戈偃革告成辟雍聲教遐
暨萬國來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魏功煥文邁桓軼酌流光悠久視此銘辭繼
志述事念茲在茲

雍正五年

御書 至聖先師孔夫子廟匾字 生民未有

乾隆

御書 至聖先師孔夫子廟匾字 與天地參

嘉慶

御書 至聖先師孔夫子廟匾字 聖集大成

道光

御書 至聖先師孔夫子廟匾字 聖協時中

咸豐

御書 至聖先師孔夫子廟匾字 德齊疇載

同治

御書 至聖先師孔夫子廟匾字 聖神天縱

光緒

御書 至聖先師孔夫子廟匾字 斯文在茲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藝文

天之文章日月星辰是也地之文章花鳥山水是也人之文章往古之載籍以及今名賢巨卿之鴻文佳咏是也襄邑雖屬鄙地代有偉人况仕宦之著述游寓之吟咏上之可以黼黻

文教次亦足以點綴名勝斯皆英華之發增方域之光者匪僅風雲月露之作也志藝文

疏

保留五臣疏

邑人

李弘道

給事中

題爲明聖之朝不宜使蹇蹇忠臣難於在位懇乞天慈垂意錄用以保泰運事臣讀易有云泰小往大來吉亨夫以其吉且亨也而本於小人之往大人之來則正人君子信乎其爲邦家之楨矣古之人顯忠遂良將無謂是也皇上於去歲起用吳中行趙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五臣授之華要餘凡爲張居正不容者亦俱敘用天下人士孰不仰之及後而有御史龔仲慶之詆中行暨

思孝則繆矣皇上卽以降調加焉天下人士又孰不仰之是宜在廷之臣體上意而推轂之不遑也乃頃者人之意向不同議論各異臣於此時遂不能已於言矣夫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此五臣者何如人哉是皇上忠義之臣也試觀張居正在位之日是何等氣焰內外盤結牢不可破寧知有後之貶乎且居正之年在伊父故時才五十三耳而貌又正壯又寧知其死之迫乎沈思孝鄒元標曾未受挫於居正而艾穆又其

鄉人吳中行趙用賢又其所夙重則亦何私忿於居正也夫以無私忿之素而又當居正方盛之時其死其敗俱難逆覩則五臣明目張膽陳忠孝大義而言也無非以朝廷綱常爲重直犯權臣之鋒而甘之矣誰望復有今日耶臣故諒五臣之忠矣受杖若許幾入鬼錄當時見者誰不流涕聞者誰不酸心而其中謫戍者又離骨肉之情歡冒邊鄙之風露如此者計凡六載也抑孰能堪臣又痛五臣之苦矣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五臣

其庶幾乎此之節概真足以振頽風而高物表載之青
史謂之本朝之人傑可也而與立功名於一時者可並
論乎今五臣中有文穆未出臣悵然久矣所幸中行等
四臣起擢在位臣則以爲此朝廷之光也而議者並中
行思孝用賢等非之或畧有見臣不能知但據臣以虛
心觀之則凡推轂五臣願其在位者臣猶以爲此天理
之正人心之公也究而言之事君之道亦不外於是矣
請陳其概可乎龔仲慶論中行思孝事蹟臣誠不知其

有無顧居正父死不喪綱常幾於墜矣所以扶之翊之而使海內之人猶知有綱常在者則五臣力也藉中行思孝果有一二可訾亦有不宣遽謫者何也爲朝廷重綱常不得不爲朝廷而重扶翊綱常之人大體然也苟刻意媒孽其短則大體蕩然矣而可乎臣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存國體也固事君之一道也方今起用在位諸臣五臣之流亞也今中行旣以詆去矣沈思孝亦將不能自存矣未至之趙用賢鄒元標寔無疑畏之心乎

臣恐此四臣去而凡正直之類如王用汲趙世卿諸臣亦未免灰心於立朝矣是使國無正直之士也而可乎臣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安衆臣也又事君之一道也居正弄柄致杖五臣若許已足以死五臣矣五臣誠死於聖心安乎於聖德寧無少闕乎幸也五臣甦而皇上始得有今日之擢皇上有今日之擢則可以補昔日之闕矣是天之存五臣者實所以厚皇上也爲臣子者若忍見五臣有昔日之苦而不欲五臣有今日之榮是明

知皇上有昔日之闕而不欲皇上有今日之補也而可
乎臣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塞君之違也又事君之一
道也皇上上事兩官孝何純也而有力植孝道如五臣
者誠然陰提而默拔之歸德主上使天下稱曰皇上之
重五臣者重孝道也卽重孝道而孝可知也萬口一辭
稱曰虞舜於臣子之心獨無快乎苟使力植孝道之臣
不容於位則致皇上重孝之意無所於見皇上純孝之
德無所於彰矣而可乎臣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揚君

之德也又事君之一道也夫事君之道有此四者而於容五臣得之則凡推轂五臣願其在位者臣誠有取爾矣今皇上明聖用五臣之心何嘗不專但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臣竊懼之故敢以是言進耳伏願皇上鑒五臣之忠憫五臣之苦注意錄用不以人言疑貳則易所謂小往大來吉亨者固於皇上之今日見之矣泰運寧有極乎臣初以外任叨冒今官原未識中行等一面更無聯一私交但本一點秉彝好德之心發之故所言如此

天地神明必鑒臣心惟皇上俯垂察焉

告養親疏

邑人

高邦佐

忠節公

臣一芥草茅遭逢聖世明中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筮仕
邑令洵厯郎署郡守監司大逾涯分未效涓埃先是臣
待罪薊道見臣母精力衰頽正擬休沐上請時震鄰多
故懼貽弛肩之誚意實有待臣過爲牖戶之防與撫臣
意見相左致蒙單疏論劾適成臣志解任以來日喁喁
菽水承歡歌咏太平之爲愉快一邱一壑蓋將終身焉

忽於本年四月傳聞邸報吏部上疏因遼海東寧道缺副使起臣降補旋荷明旨俞允竊念臣迂顛庸流無裨世用皇上錄之於擯棄之餘優之以破格之例實人臣希邁之遇當此敵勢猖獗之日正志士戮力之秋臣卽至愚極陋竄不思奮發請纓少圖報塞乃敢及其私耶惟是臣烏鳥微衷有萬不能自己者敢爲我皇上陳之臣自幼失怙臣母楊氏生臣一子百方撫摩訓督以有今日臣之母慈母亦嚴母也四十餘年朝夕相依爲命

臣入仕以來馳驅邊海咸奉板輿時臣母年力尙未甚
衰安敢妄有陳乞於今八十有三歲矣湯藥日需嘗視
起居時難廢離衰病殘軀如風燭浮絲旦夕莫保且臣
之子年俱童穉無可代臣者將諗未能絕裾何忍古人
所謂盡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臣之謂矣夫托辭以避
難欺也引嫌而違心亦欺也皆義之所不敢出也臣生
平竭節自許不避險艱向於荒徼巖邊曾無退遜反却
步於聖明使過之臣獨何心而辜恩自棄至此矧茲

俊父彙登之朝英賢濟濟視臣如雙鳥乘鴈毫無裨於
有無多寡之數故敢不避煩聒輒以閔切至情仰祈皇
上垂鑒被以錫類之恩也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官
員父母年七十之上如果老疾去官路遠別無以次人
丁者許奏請定奪臣之情事正與例合伏乞勅下吏部
議覆上請允臣終養獲遂臣反哺之私臣與臣母共效
銜結於永永矣

請建三忠祠疏

邑人

李

瑾

兵部
侍郎

職惟臣子拜君之恩任封疆之責所以仰答高厚俯無愧忤惟恃匪躬一心心志定而後臨難不奪見害思義若原任廣寧分巡兵備叅政今死節高邦佐是也邦佐與職同邑同第職習其人履規蹈矩尺寸不踰卽幽獨嘖笑不少假端人也歷官自爲令爲郎署爲永平守爲天津神木蘄州三兵道持守矜嚴遇事擔當不妄確不輕釋手所至無不感且思者職自乙卯家食邦佐正丁伊嫡母艱每相晤惟以忠孝廉節相期許丁巳起復蘄

州兵備已未以調兵防邊忤當事意被劾時緣其生母
欲南顧女因順命惟謹僑寓維揚擬去歲將母還里適
逢廣寧之命斯時也其母年已八十有三幼子無一成
立人情誰不戀戀邦佐獨憂先國卹欲陳情終養不果
竟絕裾北來過薊門與職一面以老母幼子見托職以
大義相慰藉而邦佐卽慨然出關矣迨九月初聞職遣
官解新造戰車一百一十輛盛甲五百副至廣寧始一
通候聞其焦勞封疆不遺餘力至十二月間督餉部臣

自關外來因道其竟以勞成病矣至正月十八日邦佐遺職書謂督撫各當道已憐其身病母老批允會題不久將入關職因以書答之仍約此中有一生員曉醫理欲其過遵化一見且便調治也無何二十日廣寧戒嚴卽不病者咸思西歸而况邦佐之真病已批允具題業有成案何不可執以爲詞叱馭入關保身顧母亦無不原之者而邦佐獨謂家人曰一日未離地方一日官守在身君恩未報將焉往惟有與廣寧城爲存亡耳二十

一日夜卽手書家報并以遺職其書曰弟佐所生不辰
絕裾出山適與廣寧之害爲臣死忠夫復何憾惟是衰
病之親孱稚之子無所依倚伏望俯念骨肉之誼百凡
垂青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則天地之大德而九原之
永銘也倘有可徵恩賚特示小价高永以小犬名陳乞
全弟一生名節又云老母賤眷懇維持還里勿使久滯
揚州正月二十一書似此道臣死忠之志已定於廣寧
矣迨二十二日廣寧內潰撫臣迫出邦佐以匹馬二僕

馳赴松山請援經臣二十三日至松山經臣已堅意入關至夜邦佐卽整衣冠西向拜曰臣不獲保封疆事吾君矣乘從人倦極睡沉遂投繯自盡其僕高永覺感痛涕零亦卽縊死屍傍傷哉有臣如此可謂一時僅見四鼓其遺弱僕高厚稟經畧買二棺殮之幸免暴露乃不獲輿襯而焚化卽骸骨不能反里門則慘之極矣至二月初三日其弱僕匍匐持遺書謁職脩述顛末職聞其語讀其書不勝大痛且壯之近見皇上遠兩監軍一巡

撫并罷一經畧以其既不能守又不能死偷生入關大
失臣節明旨宣傳中外欽服然既處其不死封疆者以
示誠卽當卹其死封疆者以示勸此皇上馭世之大權
而在今日爲尤重若邦佐死事一節已見於臺省宣揚
奉旨下部待覆矣然諸臣知其當官而不知其生平知
其死節於松山而不知死忠之志已決於廣寧矣職素
悉其生平今見執其手書若不代爲直陳是道臣不負
於皇上爲盡忠而職有負於良友爲不義職曩與道臣

相期許謂何肯負友以負吾君哉除將道臣手書與樞
臣督臣共見外伏乞皇上矜憐勅下該部與前死節按
道張銓何廷魁等一例褒卹錄蔭以爲疆吏効忠之勸
再查先今遼左死事憲臣僅僅六人而職鄉居其三若
張若何若高皆職鄉人乞勅並祠賜額山右三忠以風
示字內所激厲將不淺也職更有望焉道臣素拘謹歷
官幾三十年其父母尙未叨一命之榮去歲道臣始援
覃恩浩蕩之例自疏陳乞業已奉旨下部尙未題給今

道臣捐生疆場可謂忠矣而孝思未展其忠魂必不慰也併乞頒給恩綸以逮其所親則皇上勸忠之典無所不至而微職受道臣遺書之托亦可不負矣

請裁縣馬疏

胡秉忠

戶科副理官臣胡秉忠謹題爲大路衝繁之驛旣已

協濟僻邑虛設之馬亟宜清裁謹獻芻言特効愚悃籲請睿鑒嚴察速革以整殘驛以裕國用事竊臣舊人也沐朝廷豢養之弘恩亟圖報稱於罔極且以

襄陽縣志 卷之二十四
十一
芻牧小吏新蒙

皇恩拔置

耳目侍從之班謬膺

言責受斯任者凡有風聞尙當入

告况躬歷目擊

之事而敢不以上

聞乎臣前承乏襄陵司牧數載

其民間疾苦臣可得而主持者已盡興除以遂閭閻樂
利外惟有襄陵額設縣馬一事非九邑小吏所得而擅
行調劑者茲特爲 皇上陳之竊查平陽一郡驛遞

之極衝者則有臨汾縣之建雄驛曲沃縣之蒙城侯馬
等驛蓋諸驛隸在大路凡 齎奏等差以及軍需銀兩

併使客過往一一恪遵 功令不敢枉道俱由建雄

等驛大路而行至臣所蒞襄陵則邑居偏僻並無設立驛遞一切差使等項一歲之內或間有一二經由者故昔因調劑驛遞衝僻議將襄陵縣協濟建雄驛正副馬

三十匹終歲在於該驛應付一切差使仍議將襄陵正項站銀每歲動支一千二十九兩有奇買辦草豆撥夫運送該驛以供喂養協濟馬匹之需此以簡濟繁議屬至當所宜永遵而萬難更張者惟是襄陵除協濟建雄

驛外又有額設縣馬一十五匹每歲亦動支正供銀四百二十兩以資秣飼但所設之馬緣係僻邑終日安閒無所事事偶遇緊急公文則有經制馬快八名足以

齎送以此縣馬之設有應差之名無應差之實全無裨於皇路徒糜費於國帑如是而孜孜牧養何爲

哉臣緬思數載以來南旱北澇災祲頻仍民生困窮未蘇司農仰屋興嗟之際豈堪以有用之金錢養虛設之

馬匹良足惜也微臣親歷其事久爲扼腕而亟欲赴控

於君父之前者且也縣馬之虛設不獨襄陵一邑爲然卽太平等縣絳州等州皆係僻路均有額設之馬一併宜裁更卽此而類推之各直省偏僻之州縣在在皆有而虛設之馬匹豈云獨無司郵符者不可不詳察而熟籌之也合無請勅該部速察襄陵是否僻邑

額設縣馬有無差使按晉省年終報部冊籍一目了然稽核旣明卽將縣馬十五匹盡行裁革併四百二十兩喂馬站銀照數徵收解部仍酌議所裁之馬或撥補殘

邑缺額之數或變價解部以濟急需臣區區管見雖非
嘉猷然亦驛政之一助也更請 嚴勅各直省督撫

按將所屬僻路州縣調簿詳閱概行清察其無用之馬
匹虛糜之錢糧一例裁革解部卽將裁革之銀馬用以
補助繁衝之不敷者特一轉移間行見凋殘之驛遞藉
此可望整頓而天下之驛政一時煥然改觀矣因臣未
議字多逾額仰祈鑒宥採納

傳

崔孝子傳

張昌

孝子崔姓名敏字好學平陽襄邑崔村人也孝子生四十日其父仕元代爲川蜀綿竹縣尹父子不相識者踰三十年孝子獨母氏洎兄居幼而力學壯而彌篤遭元末兵亂干戈搶攘居民逃避母氏及兄亦各離散不知所向好學子然獨立思其父母永懷於心乃辭其室家自往求之入秦地徧訪其母氏不得由秦入蜀經褒邪履雲棧度劍關達於蜀中抵於綿竹其城邑數經兵亂

莽然爲荒塘詢諸遺民求其父邱壠所在邑人無一知者乃獨彷徨躑躅荒榛叢棘間仰天號慟頓絕方蘇者數四旣無所見復自蜀經秦行次鳳翔於親戚處訪以知其祖父邱壠所在卽啟窆負其骸以歸葬於先塋嗚呼人子不幸生而不識其父世亂又失其母若崔孝子者何獨痛哉而孝子追念二親罔極之恩不憚一身之苦跋涉山川奔走道路脩經險難往還不啻萬餘里焦心勞思胼手胝足亦極勞矣况又負其親骸歸葬先塋

茲皆人所難也而孝子能之故鄉黨閭里皆稱其孝焉
惜乎當時爲官守者不聞能上達於朝旌表其門孝子
所在與予相距僅一舍許余恐日久湮沒無人知者故
爲傳其行實以俟他日太史氏采輯孝行者爲之張本
云

贊

高忠節公贊

李瑾

贊曰其容峙嶽其度涵淵其忠貫日其節參天成仁取

義婉美前賢英風正氣足挽頽涓青史百世血食萬年
吁嗟乎稱公爲信國後身誰曰不然

序

潞國公張蛻菴詩集序

釋來復

嗚呼詩豈易言也哉大雅希聲宮徵相應與三光五嶽
之氣並行天地間一歌一詠陶冶性靈而感召休徵其
有關於治教功亦大矣然自刪後至於兩漢正音猶完
建安以來寢尚綺麗而詩道微矣魏晉作者雖優不能

兼脩諸體其鏗鉤軒昂上追風雅所謂集大成者惟唐
有以振之降是無足采焉逮及於元靜修劉公復倡古
作一變浮靡之習子昂趙公起而和之格律高深視唐
無媿至若德機范公之清澗仲弘楊公之雅贍伯生虞
公之雄逸曩碩揭公之森嚴更唱迭和於延祐天曆中
足以鼓舞學者而風厲天下其亦盛矣哉河東仲舉張
公生於數君子之後以詩自任五十餘年造語命意一
字未嘗苟作至正丙午春其方外友廬陵北山子禪師

以公手藁選次而刊行之來徵言爲序余猶記公之言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未嘗亡也而所以爲詩者亡矣善賦之士往往主乎性情工巧非足尙蓋性情所發出於自然不假雕繪觀公之詩知公之所畜厚矣春空游雲舒歛無跡此其冲澹也崑崙雪霽河流沃天此其渾涵也灝氣橫秋華峯玉立此其清峭也平沙廣漠萬馬驟馳此其雋邁也風日和煦百卉競妍此其流麗也寫情賦景兼得其妙讀之使人興起誠爲一代詩豪顧余

謏才何足以鋪張盛美然託契於公非一日而又重北
山之高誼不得辭姑僭序之以冠篇首云

贈李明府序

馬中錫給事

進士李君汝弼補襄陵令人見其風範壁立制行卓然
正人君子之氣可掬遂逆其爲政有可觀也一意勉以
入爲臺郎至形諸筆舌率皆諛辭而少規諷中錫獨謂
其不然夫天下事未有慕乎彼而不妨乎此者也必若
而人之言是欲天下爲令者動輒以臺郎自許而後不

敢怠其政吾見天下之令從此弊矣譬之食與獵然一
下箸之頃志在大牢則其飯脫粟也必無味一發軔之
初志在逐麋則其顧兔母怪乎其不審也今期人美政
誘人美官何以異於是政恐其致力於彼者專則用意
於此者雜而規圖殆未免乎毀方矣且今之爲令者天
子何以知其賢而擢用之也其必先獲乎守又獲乎臺
然後獲乎銓曹而聞其賢於上乃召爲臺郎也否則雖
賢不能自達而欲爲令者憧憧以求之可乎哉其弊必

將使人背兔以從糜唾粒以嘍肉巧其政以求得其官而無所不至矣而豈正人君子之所爲哉抑吾嘗聞守有司也徵科者有司之所有事也臺憲臣也繩人以法者也銓曹黜陟官方責名檢以進退人者也然惟巧者能中其嗜尙以獲其懽心焉故以徵科中守則取諸民也川漁原狩罟舉無逸鱗網合無亡蹄而守之心獲矣以守法中臺憲則法苟桫存不顧政之虎逝而臺憲之心獲矣以名檢中銓曹則布被食餌者概比以欺世而

銓曹之心獲矣大中之有大獲小中之有小獲不中則無獲也誰復抱拙而不爲巧中哉其究必至天下之邑無一賢令天下之令無一善政然後已吾故甚不滿於以官勉汝弼者也雖然澁鼎不可以誨烏獲而舉鼎者必烏獲學謳不可以責韓娥而善謳者必韓娥窺驄睨豸固不可以喋喋獻喙於正人君子而隼鵠鵬鸞之羣詎能合正人君子哉是則私有望乎汝弼

衛邑侯儉約序

邑人

翟師偃

刑部主事

代而降也人漓其醕俗散其朴司世道者非不鯁鯁憂
之然率多工鈎棘之術嚴束縛之令以塗飾耳目卽雅
意維新而持議不中其膏肓則砭艾爲贅物亦無益於
升降之數嗣是日趨日下安所底止豈古今人遂不相
及哉我邑侯衛公英敏特達質直真誠扼腕世故深加
軫念筮仕太平卽慨然有轉移之志諸所條示良法業
已見之施行吾襄與太平錯壤亦旣潤九里而覆萬間
矣我后之猷不啻饑者之望歲會徼天幸當路者以治

行第一奏調吾襄吾襄林始射而襟汾流固昔所稱蟋
蟀吟拷扭者也至於今而醜漓朴散狡僞叢生奢靡相
競視太平爲尤甚公以諫垣之議剴犀之才悉心籌度
與民更始時且兼臨汾篆兩邑簿書旁午征車絡繹公
左畫方而右畫員一切利弊之源興釐之故動如指掌
先開示四大禁除民四大害徐卽太平已試之芳規叅
酌裒益列爲二十七款而服色有辨宴會有節尊卑貴
賤有等冠婚喪祭有程淫袤奇邪有禁卽余家庭私約

於禮未合猶陶匏瓦缶之無適於用亦蒙芻蕘之採其
於更化善治之道織巨靡遺而又非高遠難行之事令
人望大行而却走倘布此之約堅如金石守此之約信
如四時間以刑政佐德禮之所不及無論馴良者範我
馳驅而不敢越卽跣跣者亦服於啣勒而不得騁易曰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茲窮而思變之時也有不通之
人人而垂之永永哉至於講聖諭飭保甲緩征輸罷差
役培士氣嚴近習種種善政又未易更僕數子與氏有

云徒善不足以爲政公之約法其得子輿氏之遺意者
與昔公孫僑聽政而病鄭俗之媮也因鑄刑書厥後教
化旣行遂來輿人之頌是約也固公之刑書而誰嗣之
歌輿人昔以之頌僑者襄人今以之頌公矣余不佞嘉
與父老歌咏太平因不揣固陋弁諸首簡俟采風者轉
聞於朝旦夕下璽書徵拜禁廷以宰一邑者宰天下而
返斯世於陶唐黃虞之舊其以此約爲前矛也夫

羣禮集宜序

邑人

翟師有

范縣知縣

從來議禮家如聚訟蓋貴多貴少尙文尙質指人人殊
非不犁然求其適於可不迂於時者難焉究之言非難
而行難亦非行之難也舉世慣慣習俗相沿卽近世所
宗紫陽家禮誰爲翻閱安望其精心講求一約之大中
之矩乎魯不思四大體關於人不小臨事鹵莽寔無事
後之悔然不有指南車將無適越而北轅况目未經睹
必且多駭古詩云少所見多所異有人焉斟酌損益刪
繁就簡芟文存質標揭其大端公之共鑑共聞不啻家

喻而戶曉之若布帛菽粟日用而不離其於禮也思過半矣吾侄意其在是乎嘗見吾鄉經曲弁髦率多非禮之禮如婚之親友迎送初喪孝子三獻葬用優俳角觝競尚華侈逾滋迷謬詎曰禮然革胡容緩得是集而潛移默奪宿疾其少瘳乎其中雖有一二於禮不可缺於俗不容強如三加冠服大小殮三虞祭愛禮存羊俟後君子也可若居鄉居家雜儀皆先進格言居身之珍也人置一通於座右宋儒有言讀一字行取一字回風易

俗化兵戎爲禮讓端必賴之庶不負述者雅志云

褒忠錄題辭

葉向高

大學士

讀家乘不後於讀國史讀忠義書不後於讀春秋此褒忠譜之所以必傳也譜蓋今死節高公事合天子之音諸名人之銘傳記而成之夫世有寵於銘傳記而不得聞天子之音者其人卽不可朽而非以天子故不朽也世有寵於天子之音而不得竊名人之銘傳記者其人未可不朽而竊寵於天子者非真不朽事也公品格氣

節與日爲昭不必在譜中也公肝腸淚血與火爲碧未必不在譜中也然此家乘也子孫之瑞也而有天子之音存是一國史矣不在史氏記載之外也此忠義之書也國之瑞也而譜公必譜公薊門之所以拂衣譜公必譜公今日之所以不死廣寧而死松山譜公必譜公今日之死於松山而又燼於松山譜公必譜公之僕死公若公之死國譜公必譜先公而死河東者有某某不能如公死者有某某不能如公死而心忌公死者有某某

如春秋法是譜也褒公也而貶寓焉無貶非褒之至也
褒公褒公死也而生者愧焉生者愧後世必有如公死
不忌公死者公可以死也譜則公之子輯之曰忠節則
天子之所錫也今其譜獨曰忠天子之一字爲華褒也
褒之義余竊取之若銘若傳記諸文章皆褒也信史也
非若他人之銘傳記之僅爲家乘也

論

張良始終爲韓論

邑人

郭守邦 通判

先正謂張良始終爲韓此先生之定案也余何以知之知之於博浪沙中知之於辭漢歸韓又知之於興劉促項也當強秦滅韓之日先生以世家未宦之公子破產買土報五世之國讐一試未就而誤中副車亦可以已矣而卒匿名下邳忍辱於圯上之老人必欲滅秦而後已何其忠肝義胆堅若金石百折而不回復聚少年百餘再思一逞幸遇高祖成其志當年報韓之心亦少慰矣而乃受其爵不向其榮閉門謝政辟穀導引欲從赤

松子遊又何其高風遠致無心於人間世也此其深心
槩可知也摠之爲韓不得不爲漢爲漢乃不終用於漢
當日意中之事不獨蕭曹輩不能知卽漢高祖亦未之
或知故拜留侯則受而賜齊三萬戶則不受乃其言曰
始臣起自下邳與上會於留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
萬戶夫不忘留豈忘韓哉或曰旣爲韓矣何不立韓以
自樹大丈夫當天下事有大窾有大機不得孟浪爲也
先生之於天下見之已早必不肯堅決犯手而皆因時

取資乘便借勢故不難游刃而解耳若必以立韓爲一已之事吾恐大事未舉而高祖已先疑矣且其時勢亦有所不可也當漢業未成之日則一力以報秦又一力以報項及其炎業已定漢不以封百戰之功臣而復立久灰之絕國是又一豎儒之故智也不幾敗乃公事哉余嘗思漢創四百之基業傳千秋之正統非漢之聲靈獨邁後代而實先生佐漢之力也且前有先生以倡義舉後有關夫子以扶末運忠義之臣彪炳萬古異世而

同揆也嗟乎關夫子之忠忠而烈忠而神者也故昭顯於人世先生之忠忠而曲忠而仙者也故隱躍於山川然皆吾晉人也後之賢者亦可以興矣

臨襄兩河分界說

龍祠之水以四十分爲則下官等河北條也剖二十分臨汾全用之南橫等河南條也剖二十分臨汾與襄陵兼用之渠規尙在溝界井然諸無爭者不必具論惟是下官河與南橫渠壤址相接水道相連源頭之外有枝

泉三穴其一在北其二在南北雖一泉而流衍頗盛南
二泉僅足以當之間之故老考之冊卷兩河分界處原
有牛心石或又曰中心石石既久湮亂是用長下官人
妄欲兼其三而南橫人並不讓其一喙鳴穴聞滋蔓無
已本府會同三廳及臨汾襄陵等縣親詣水濱講求故
界少少得其緒始知每歲雀角之訟初不在大卽前三
泉是也三泉無界則爭故其要在於分界本府矢諸天
日反復指迷叅伍求當輿論僉協乃畫其地而兩分之

據勘北一泉原與下官河逼近卽本河舊物也而今歸
之下官矣南二泉原出南橫地畔亦卽本河故有也而
今歸之南橫矣剖分旣明中立石堤一道自碑亭前分
水處起斜迤而南至中地止高四尺濶三尺三寸長一
十丈共九椿每椿高五尺以樹不朽之疆以止無窮之
禍本府三廳與臨襄等縣各稱爲善招申三院俱蒙俞
允猶恐其易敗也因議立石表其顛末雖然水者千百
世之利賴也官茲土者傳舍也官各爲其民民各行其

私安知今日之石不又爲當年之石乎尙須汾襄二縣
剖破封畛明示三尺自今每歲每縣各報一公直渠長
同守疆界永絕侵陵每月朔投結到縣每季終縣申報
府每歲終府申報道杜漸防微遵而勿失兩縣正官仍
於春秋二祭同赴龍祠躬親相視若有作奸毀界先犯
禁令者必重懲之卽於祠前枷示一月從重治罪且以
其地沒官庶法行而亂止當不至以養民者殃民矣亦
不至以長民者並受累於民矣

平陽府知府高登龍

同知劉芬

通判張維綱

推官周鼎全立

臨汾知縣張廷玉

襄陵知縣馬逢臯
勒石

萬曆四十三年正月吉日

文

祭前禮部侍郎邢公文

王

恕

兵部
尚書

惟公夙存大志早掇甲科讀書中秘日刮月劇師聖友
賢濬源揚波進秩史館直筆不阿朝登玉署夕下鑿坡
迎復之疏耿耿不磨侍講經席啟沃良多天顏是喜獲
寵不那尋拜祭酒宗主斯文儀度可法德義斯陳勸勤
懲怠去滴還涓無墜不舉無舊不新處置正大有光儒
紳識之者以爲器堪鼎鼐才中絲綸所以有閣老之議

春官之陞惇庸典禮惟實惟清四裔修貢百神享誠由
此而往何任不勝夫何中道白璧青蠅人皆惜之公獨
不鳴歸田不久疾病是嬰斯文不幸夢奠兩楹清夢不
返寃闕幽扃惟恕與公交契最深雖嘗契濶屢辱教音
藏之笥篋若玉若金時復展玩不捨規箴忽聞哀訃涕
沾我襟今也趨朝便道一臨致奠生芻聊表寸忱靈其
不昧來格歆歆

同前

周軫

嗚呼先生學博而正才麗而宏豪氣薄雲霄而上下勁
節與恒岱而崢嶸方其早登甲科也銳志功業聰明強
記人固稱其爲出羣之才而亦自負乎非常之器及其
厯官翰林也養之厚而用之裕得之深而發之長校士
三科有以拔英才於寒俊迎鑿一策足以定衆論於倉
皇旣而一爲國子則欲追軌轍於前修爲儀刑於後進
條約嚴明雖赫赫之權弗徇也至爲禮部則欲脩禮樂
以和神人佐天子以和邦國典章修舉蓋秩秩之儀無

忒也謂宜入叅樞軸燮理元和作大旱之霖雨起斯世
之沉疴夫何鼠牙致訟連貞女於城且蕙苾生疑棄老
將於中途嗚呼先生去官纔四十五不知者謂先生之
屈何伸其知者謂先生之德必復豈其再期不食偶契
乎巫者之言八月有凶亦合乎大筮之卜豈先生厭世
之溷濁抑天敎先生之酷耶嗚呼浮雲散兮何累乎太
虛青蠅去兮何疵乎瑾瑜惟我門下小子不得伏棺而
哭臨穴而葬此其所以飲恨而歛歔也嗚呼先生之靈

果在天耶意必爲雨露爲星辰抑在地耶意必爲鳴鳳
爲祥麟彼蒼茫茫吾將焉往而咨詢徒緘哀千里於以
寫輿情之真嗚呼哀哉尙饗

儒學明倫堂上梁文

張 鶴

伏以建學育才壽萬載斯文之命脉尊賢養老宏百王
治世之規模祖宗之垂範惟隆皇上之紹述尤謹敷文
運於八埏混車書於一統人才輩出彝倫攸叙惟茲襄
陵蕞爾小邑廟學咸脩明倫一堂歲月侵尋梁棟將撓

風雨震凌垣墉半落傳道解惑無以豁師生之心目講
禮讀法有以失耆宿之觀瞻馬融之絳帳焉施子厚之
臯比何寓予以菲才濫竽提調雖無安定之責竊有文
翁之志謀諸寮案重爲作新命匠集材不責效於欲速
輦石陶瓦惟求脩於小成開玲瓏之八窓起魏甍之數
仞榱桷疊出簷楹層見恢乎氣象高明偉矣規模廣大
謹涓吉旦爰舉修梁用陳工頌之言庸代梓人之詠

梁之東華勲授受有遺宮道統一言傳萬世於今百

姓尙歸中

梁之西禹門萬丈與天齊
浪煖魚龍應變化溥施霖

雨潤羣黎

梁之南一灣泮水碧於藍
采罷芹兮無箇事好將義

理細研覃

梁之北聖主龍飛御宸極
求賢詔下選場開吐出珠

璣賦五色

梁之上徹夜銀河光蕩漾
五星燦爛聚奎躔瑞我斯

文萬年象

梁之下諸生樂育菁莪化朝經暮史苦修爲文章自
有連城價

伏願上梁之後斯文增重泮水生輝禮義廉恥之行化
孝弟忠信之俗作三鱣繼下雙鳳齊飛吾道與日月並
運柱石與天地同長

碑

創修廟學碑記

金
孔天監

秦和改元之夏襄陵衆吾道踵門而來告曰敝邑爲平陽之劇戶踰二萬舊有廟學在縣西北隅不啻三數里非春秋二丁士子未嘗一往也旣僻且遠孑然僅存者一殿而已當其釋奠先聖少有風雨則無所庇蔭殆將廢禮且地近臨汾故前後縣官有心於作新者以其功大役衆往往中道而畫或復視爲餘未若行路之人無

分毫顧藉意如是則雖名有廟學與無無異何怪乎俗
流失民鄙陋競貨利而尙爭訟薄禮義而捐廉恥耶間
有讀書務學者咸指以爲好嗜不急爭相嗤點也學校
之不崇其弊乃至於此大定初湯公儒林來丞是邑奮
然思矯其失於是易遠以近改卜樹表隅城之東南爰
得美地甫遷門堂尋復移令他去寥寥四十餘年莫終
其事繼之堂且焚燬廟亦滋敝其爲病可勝言哉天幸
承安三年丹陽趙公以廉陞此縣宰視事之二日禮謁

舊廟既拜而出感然不寔若罔承獲顧視諸生嘆曰子
衿挑撻詩人刺之學舍鞠牧史氏貶之學校者教化之
原以是廟觀是邑其風化槩可知已吾徒讀聖人之書
行聖人之道豈忍坐視其敝而不爲興起之慨然獨斷
以新廟爲已任適會兩督役事不遑寔處往復者二巷
今年正月始還職任嗚呼善事之成蓋亦有數詎不信
然公首出俸錢二萬米十斛唱之於前諸生各輸所有
和之於後暨邑商販者不待勸督亦自願助所費建始

落成不踰閱月輪焉奐焉殿廡爲之一新邑人始知教化之有本學宮之不可緩也屬境蒙戶秀民感道懷和皆歡喜捨施惟恐其後兩廡屹然不日而起然後祀有廟土有歸其餘莫不稱是回視向之舊所十百不相侔也故邑里之士民以逮胥史不謀而同僉曰今廟學成于難能无望之中而斯民化于覲德易誘之後豈可使趙公之勤无所紀述以傳信後人且謂僕鄉人業儒之先在仕者請記其事僕以謂古者鄉遂有庠序之教國

家有塾學之制爲之師以論其道爲之保以詔其業淫
言詖行詭怪之術曾不得少容于其間其壞才懿德皆
若素定性成不假驅率閱習而後能此所以不嚴而治
也至其陵替之久則四方之學一廢而爲廟止爲莫祀
孔子之所耳不聞絃誦之聲目不覩飲射之儀則風化
何由而興哉今公爲政知所先後寬於御衆勇於立義
百許歲之舊弊不勞而舉沛然更新視聽不但以克祭
獻俾方領矩步者委蛇乎其中騰文價而取廩仕源源

而不絕向之薄俗一變而純粹皆有士君子之行實由
此其始也顧不偉哉在周則魯侯申甫能修泮宮詩有
其歌在漢則蜀守文翁特興儒學史有其傳趙公之治
蓋取諸此歟僕雖不敏親覩善事其於是記也烏得以
固陋辭泰和九年重午日建

重修廟學碑

元 麻 革 貽溪先生

平陽近郊之邑曰襄陵其浸曰平水自姑山而下灌注

其邑官府邸第民廛佛廬清渠翠沼橫貫交映嘉花秀

木粉紅駭綠藥欄蔬畦綺錯棊布甚不陋爲邑天朝開
國裂土以建同姓震宮得河東道仍割州之吉邑之襄
陵潞城畀嗣王治襄陵選年耆德茂者八何赤公統其
事且命天成李侯貳之八何赤譯言爲人師者二公到
官踰年政成事定民有籍戶有版田無瘠耕公無負租
一境廓然鬱爲樂郊會甲寅春釋奠先聖李侯感然不
寔罔克祇承薦裸興俯若顛若殞先是廟學在治城西
北隅三數里始實岱宗廟地至大定初湯公儒林丞是

邑改卜城之東南爰得美地水繚之有泮宮之制焉甫
遷尋移合去不果卒業至承安間丹陽趙公來蒞以身
任事累年而後有成卒之泰和靳公增修始克完具金
季之兵幸不爲所焚蕩至李侯積歲月久上雨旁風無
所蔽障神棲不安廊廡幾壞侯顧瞻嗟咨嘆曰爲政此
其可後耶慨然送已錢絺百端因白長帥公可其請仍
率邑之諸生問役於衆度材於汾川問工於公輸斲輪
命尉張君仲顯督視侯時時一過問省於是衢路之湍

淳土過者決瓦木之腐壞者徹門宇之傾圯者設赤白
之湯沸者潔輪焉負焉爲之一新講肄之堂邊豆之位
無不有其秩序行路見之祇益羨慕噫李侯之政可謂
知所先後夫刺史縣令風化之首然興化者必由乎學
校之興將見長材秀民明師鉅儒往往來集韋編絃歌
之聲聞於閭里使人人知學嚮化革暴爲仁易頑爲馴
陶成美俗當自興學始革適至平陽邑士柴君祐之趙
君子榮張君用之仲明數友來謁文固不可以不記

重建夫子廟碑

續執中

夫子之道與時隆污夫子之祀則無時而既道關天運
之通塞王政之盛衰詘伸著熄未易而言而禮之報祀
在人心者昭融顯暢非俟外誘如令典所載春秋之奠
無問海內外有民有社者率敬以承事雖亘有千萬世
不敢有少懈焉襄陵縣夫子廟在城之巽隅面勢弘廓
墉宇輝映制侔大郡大德七年秋值坤震壞折柱圯棟
裂層塌疊壓葬爲榛區丁祭朔告假位縣解十年春達

魯花赤脫見察尹柳君豐覩廟貌廢墜直相語曰政不
此先顧善奚自立無難功浩費鉅而後興乃四集鄉民
以謀以令涓基具材財出於衆力輸於壯梓斲陶埏冶
鎔朽壤人人自效咸樂而趨助暨簿賈德仁尉張彥榮
慮協志從規其中視大邦之居建禮殿五楹講堂環廡
門厨學舍爲屋揜百餘間數不踰舊而壯麗有加像圖
煒燠內邃外敞周阿整削截然一新四方廟學祀先聖
於邑者未有若此之盛也續將誌諸石佐史張嗣來速

辭惟學校政化之原秦漢而上爲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師傳徒授頽俊造其中明六德六行六藝之習以推其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家之實而收致知格物之功然不可不知其所自故卽學釋菜於先聖先師此則有學而無廟暨隋唐五季而下天下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得不廢學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其祭則必備俎豆籩簋罇爵之器粢盛牲牷菹蓀之品笙磬鼓鐘之音滌酌拜告之容而士民得以識先王之

禮器與夫仰獻俯灌之節揖遜升降之數循循然以發其良心以求其善端以歸其講誦者此則有廟而無學也國朝屢以崇奉廟祀宣明教化作養人材詔天下而世之爲治者一切從事於刑名獄訟徵歛期會之間而以勸率儒學非簿書之所切責者爲不急之務不肖世家襄陵幼時猶及見先生耆宿皆道德明秀文章粹美法古而議制植志而養廉可以任卿大夫之事者所在成俗今諸君復建廟學扶樹教基新民之耳目顧士子

當自奮躍磨激以古人正大之學進而為有用之才視昔而無愧者不本於茲歟

文政公德政碑

柴潛道

國朝肇造區夏凡路府州縣各設達魯花赤以樞其政猶古之聖王建邦立國太宰司典則監牧以五等諸侯監之之義也然銓諫之制必以農桑有成學校興舉賦役均平詞訟簡少常平得瀆盜賊屏息六者之備為殿最黜陟思至密矣前達魯花赤馬思忽別文公由華容

縣改滿再調是郡爵仍舊累階承務郎視事之初除姦
剗弊剔垢疏紛凡厥便民知無不爲尋盡然嘆曰爲政
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事不力民或陷於凍餒位民
上者坐視可乎仍躬詣瓏畝丁寔勸諭俾各勤迺業是
歲普獲豐贍詎非農桑有成者歟公餘輒詣大成廟會
集諸生講經賦詩爲鄉飲禮暨秋季擢拔材雋克鄉校
由是文風大振弦誦不絕詎非學校興舉歟頻年暎旱
富商幸災斲粟售不輕貧民率多技藝屠酤駟僮素乏

豫積苟饑荒弗違宜處間關就饒公每發承廩平直出
之歲登廼止於是全活者衆詎非常平得法者歟凡民
繭絲徭役每徵槩出里魁落長乘風督責星火速亟少
不如命卽愬所司痛加捶楚民有不堪苛虐或至破家
鬻嗣自戕斲脫者前政畧不加憫視以爲常公至諦民
力優劣第爲品者三列於簿帳緩急畢令預知故事不
撓而集亦不逮於流亡逋欠詎非賦役均平者歟邑晉
屬也山狹川阨土磽而瘠民覲科者爭訴愈繁加之姦

詭鍊喉其訟佐賅賂鉤致僚吏陰遣躡否莫敢誰何有
至龐翁槁項恬不知悔公訊知從容剖斷服辜感謝餘
悉望風遁去以底犴獄空虛公屏晝掩詎非詞訟簡少
者歟晉壤粵皆重岡復嶺瀕所謂紅蓮溝者羣盜時出
剽劫郡邑克爛甚張遐邇茂不震駭公乃礪兵秣馬練
卒徒鑿隧徑跋巍涉窳寅夕司察故盜不敢犯境民亦
帖然詎非盜賊屏息者歟公爲人生資豪邁舉措非常
能以經濟自任每臨繁處劇英謀果斷勇於敢言無媿

阿腐熟氣及退杜門緘默一無所交雖家人亦不敢以私事溷公也故鉅人長者咸器重之非慮博而趣深志宏而識偉殆不足以與此時江南襄樊守將撫之失策所在積怨相煽以叛竊號屠官掠城邑燔府舍少壯者迫於脅從老稚斃於鋒鏑朝命重兵討之踰年未克卽降城守計公因坂塙鑿塹建譙樓嚴斥堠蓄銳備禦不虞洎諸道兵邏騎雲合輻輳恣所侵掠中外洶洶投死無地公卽闔城門集丁壯彀弓剗刃禁戢驕橫秋毫無

犯郡人德之因謝於門公莞然曰吾爲人臣備位縱愛
身苟免上負國家下危士庶俾忠款不昭固弗爲也今
旣効力之秋萬一有裨於世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誠
不忍耄倪頓踣自相魚肉耳其德履天性又詎非公廉
忠直者歟昔人有其一尙以爲能矧兼之者乎故耆宿
張安道等聞公受代比歸驚相謂曰公何來之遲而去
之速也爭攀轅挽留俾不得前因過草堂以是告余而
文諸石

蒙溪先生墓碑

元王

暉

翰林學士

余官晉府者四年得進修之士一人曰蒙溪張君每暇與相往來把酒論文最可尙者君無求於人人之有得於君者殊充然也因自念言異時禮文興舉吾儻與當任君責及承乏翰林君墓草已宿乙未夏其子思敬來謁以墓銘爲請慰唁余爲歔歔者久之言猶在耳其忍以不敏辭君諱著字仲明世爲襄陵縣張相里人曾祖諱簡祖愿父彬皆潛德不仕讀書治田子孫相傳以爲

家法君以穎悟不待勉勵卓然自志於學戊戌歲設科
取士君以詞賦中選既而嘆曰士當以遠大自期雕蟲
篆刻將何爲哉適貽溪麻先生洎前進士允齋曹先生
來主經局君喜而不寐曰而今而後吾學有所正矣遂
刮去故習沈潛伊洛雖饑渴寒暑貧窮得失不易其初
心所謂道之骸用文之華實採涉其源流咀嚼其膏味
積而爲文辭發而爲事業不矜不盈介然以家居教育
諸生爲樂中統建元顧齋張公以直道清節撫宣河東

廉君才行擢主潞城簿政廉明以畏愛稱明年公去事
齟齬不可以爲親老西歸累辟不就至元乙酉用薦授
平陽路儒學教授於是衆論大厭士風爲一變先生年
彌高德彌邵學益博文益奇士夫知所依嚮吏民咸有
矜式職竟不聽其去者逾再考厥後子思敬自南陽教
官來省聞彼中風土樂焉曰名山大川平日所願見遂
命駕南遊以至元壬辰夏六月十三日考終寓舍享年
六十有六初娶陶寺里大家趙氏一子思敬二女長嫁

同邑王黼次適梁龜齡繼室曲沃靳氏孫男曰士衡思
敬以家學授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先生資明敏
色和而氣清爲人誠厚寡欲不戚戚於貧賤與人交始
若疏澹久之愈敬而愛人有負之終不較責而知爲雅
德君子其成就後進爲已任故晉人以文名而達者多
出其門竊惟百年來平陽號稱多士每歲舉子赴選大
約數倍諸郡至有白首場屋庶幾一第餘有不暇及者
惟君年角冠卽能知所學所從拔出習俗潛心古道踐

履外詩文雜著曰蒙溪集者六百餘篇晉絳未之有焉
况一詞一藻典雅有法理明辭約以自得爲主是可銘
銘曰四科稱賢曰德與藝其在聖門用不偏廢文廼道
輿經天緯地苟遺其本剽竊何異利祿科場疇非誕誇
聯綴補緝是足言邪蒙溪爲學其復不暇洗心程張正
藝曹麻閉門窮經其書滿家玉佩瓊琚燦然詞華含章
時發其助也多士之生世濟時行道時旣我乖立言明
教生榮沒傳朝籥銘藿達人觀彼此奚較大川河宗

名山華嵩地靈氣異先生所鍾一朝長游杳然飛鴻世
皆知仁智之所樂予獨爲歸根返壑廼先生之所終凌
倒景而不滅其元精耿耿固浩乎其所不窮適來吾時
適去吾從先生之心與造物也從容尖山西東相里新
宮我銘斯石如勒景鍾雖陵遷兮谷變尙知爲蒙溪先
生之封延祐四年三月六日建

襄陵牛氏墓碑

元李孟平章政事

夫士君子能顯名當世流慶後昆者未有不由祖父積

善所致而能推本求源不忘所以報者是必厚德之人也晉宣襄陵牛滋有子日光祖初以才辟甘肅行省掾尋陞中書省掾中都留守司都事至大四年時政一新始以五品秩選刑部主事明年聖天子推恩例賜滋秩奉訓大夫霍州知州飛騎尉正平縣男後五年滋使來告曰滋耄矣無所爲於世昔徒以弱子脩位於朝不階尺寸之功護被顯秩榮及衰暮報上之德其在於子孫追念先人昊天罔極表墓之辭惟公幸焉嗚呼非吾所

謂厚德者耶按牛氏之先世家雲中之豐州爲遼金大
姓金之亂曾大父謙携家南徙過襄陵樂之曰吾必家
於是客河東歲餘亂定竟徙居之謙子順順子昌皆能
務本力善以基其業有鄉曲之譽昌字伯亨益知篤學
制行以培其本有士大夫之目仕至監當平陽府權慎
官三世皆葬邑之東柴里南原伯亨凡三娶曰崔氏王
氏薛氏子三人長卽滋次日源次日淵滋孝友端愿以
勤儉起家以裕饒能用其餘以爲德今年八十餘聰

明康彊爲鄉黨所尊亦三娶曰崔氏曰韓氏曰王氏追封正平縣君有子三人長卽光祖有幹局以廉慎稱今由工部主事爲上都留守司經歷官階奉政大夫次紹祖顯祖蚤世源娶衛氏子二人曰明祖耀祖淵娶晉氏子三人繼祖敬祖儀祖光祖初娶王氏再娶韓氏趙氏皆封正平縣君趙有子曰燕閭女曰素英吾觀牛氏之興自滋而上世有令德自滋而下世濟其美非有本有源者乎然大河之奔流萬折而東雖高陵峻壁莫之能

禦者源之遠也喬木百圍高摩蒼穹雖疾風迅霆莫之
能折者本之固也矧牛氏之興昉於濫觴而肇於方寸
者乎苟濬之培之而不已則其遠也大也庸有艾耶觀
滋之所以請及吾之所以告者非濬之培之之方而遠
大之歸也耶銘曰逃矣牛氏舊自雲中遂遷襄陵敦善
力農三世而仕五世而昌父劬於家子勤於邦正平之
封沛河洋洋正平旣耄爰念祖考匪積之厚曷久以保
維其保之曷終報之悠悠予懷曷終念之南原之阡有

松有栢彼穹者碑永世攸則延祐五年 月翰林學士

趙孟頫書

襄陵完顏氏先塋碑

宗瀚元

太原教授

公諱玉世爲平陽襄陵人高祖詢曾祖琮祖智三子諱
鎮者仕至高陵令次日翼平陽錄事翼二子長卽公也

當金季四方俶擾公素善騎射里人以英俊推之公軀
幹雄偉中選遂隸軍籍國步日益艱屯河朔紛拏屢立
戰功居無何第功佩金符爲萬夫長若夫攻城掠地之

勤勞開拓守鎮之方畧故老傳聞尙可考焉公無子一
女淑媛靜專適真定趙州定遠大將軍慶源軍節度副
使王公公先卒夫人蹈栢舟之誓撫育諸孤咸登仕途
夫人承父母之教婉婉聽從婦德母儀不惟宜式於一
家抑亦流芳於海內古有貞烈亦不多讓賢矣哉夫人
四子長曰仲用官至敦武校尉栢鄉令次日仲義隆興
府路管軍千戶次日仲文趙州諸軍與魯長官次日忱
幼侍儲幄能得其旨意自東宮官屬遴入清選者垂二

十餘年受嘉議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所至頌
聲藉甚嘉議公感念太夫人平昔之訓曰吾祖宗以來
歷仕顯宦代不乏人卜築襄陵譜牒散亡家世不知其
幾傳矣要之繼世相承樂善尚義鄉人至今愛而不忘
吾父萬戶公起身武弁立志非碌碌驍勇卓絕踰越等
倫負大將之材非世草草男子比擬自分柄用與士卒
同甘苦年當喜懼悼伯道之嘆不幸天不假年捐館有
年矣嗚呼嗣後者誰耶醮祭者誰耶未亡人懼此凶釁

天摧地裂若不堪一朝居者吾醮趙郡王氏今年在九
表駸駸老境無幾我思父母南望彷徨千里介絕感念

在昔歸寧之懷得不眷眷於襄陵乎祖宗以下諸靈襯
藁殞荒壤雖有孫息纍纍坐以編民生理狼狽吾歲年
又日薄西山過此以往恐不克遂志念用絲綿各千兩
爲迂耐之費卜其宅兆祖父塚壙昭穆相亞禮成安厝
吾無憾矣吾一女人每愧無力扶持父母家汝子孫無
忘外家當念吾不忘父母也嘉議公永惟太夫人母氏

孝養之思勉旃極之報追遠先訓瞻望母家亦未嘗
不眷眷於襄陵也太夫人孝思母家嘉議公克承母訓
致敬外家子孫賢孝光輝一門謹錄孝節之一二刊刻
貞石斯可以振激風俗表外家之先塋式昭永世云大
德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嘉議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
訪使王忱立石

前禮部左侍郎邢君墓碑

彭

時

大學士

君諱讓字遜之姓邢其先族居平陽浮山後徙襄陵故

今爲襄陵人曾祖伯川祖敬初俱不仕考諱茂政封翰林檢討贈國子祭酒母郭氏贈恭人君於兄弟倫第三自幼穎敏好學有司選補邑庠生年十八中正統甲子山西鄉試卒業胃監登戊辰進士第被選爲翰林庶吉士明年授檢討中間丁內外艱越十五六年秩滿陞修撰方再期超拜國子祭酒未滿三年拜禮部左侍郎又二年坐事除名歸越四月以疾卒實成化辛卯八月十八日也君爲人負才器尙名檢識達事理意多中輕重

人或形辭色用此見重縉紳間其見息於人亦以此爲
檢討適先帝北狩北使請歸駕廷議未決君入疏極言
迎復大義士論趨之爲祭酒一以古廉李先生爲法勤
課試明勸懲其撥厯必以資序病他途進者不適用間
以科貢士叅之曰二者相叅庶用得宜於是被抑者
嫌之其教人必先古學有不便者亦嫌之舊例師生不
會饌饌料折以都稅鈔鈔不時支支每後期若此者恒
積爲公用近者鈔半折錢君循例輒用以繕廨舍市書

籍或捐以濟師生之貧難死塋師屬感其惠分題歌頌
之會君遷禮部陳學士緝熙代主學政與張司業振烈
欲稍異君所爲其錢鈔盡付典守者曰我職教化何暇
及此諸屬疑典守者侵用請叅知其數不從欲分有之
亦不與衆不平輒發其事諸喙者相與騰口遂逮鞠成
獄三人者俱除名或爲君惜君曰我雖不私擅用實吾
罪特累及二公可惜耳予時臥病家居君過余別輒引
咎自責無怨言且曰術者謂我今年當死罷官幸矣已

而竟死嗚呼豈非命哉君賤文學久詩文字畫有法凡
三出使一代祀北嶽禱雨雨輒應在南京得文獻通考
諸書因并市書數百部置襄陵學宮惠後進其所存槩
類此卒年四十有五配梁氏封恭人子男三震霖俱邑
庠生需幼女二未笄以是年十月二日塋西平原先塋
之次君仲兄訓碣其墓致君遺言屬余銘余與君同年
相知深既悼其屈重哀其不幸以死故爲詳其事俾來
者有聞焉銘曰 氣銳才長志乎翕張求全致毀豈理

之常世罹茲咎匪今自昔銘以貞之觀者是繹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三月吉日立石朝列大夫國子祭酒耿裕書

邑侯侯公去思碑

李承華 御史

東齊密坡侯公以進士尹於襄三年而政著膺明召擢司諫越二年矣襄之民思之不已也議樹祠礱石爰永厥思鄉耆王時中黃廷珪輩相率請於今侯乾峯宋公公曰可既爲之卜地建祠矣復爲之价書致辭問少泉

李子李子曰密坡之治襄也其政可得聞乎且今去矣
若何爲而思之也曰時中等齊民也不足以觀公之深
然公之政之澤固身被而心藏之矣公之治襄也如治
家其視襄之民也猶夫赤子是故刑也寬猛相濟平反
衆矣賦也輕重適均規則定矣役也審編協宜民力舒
矣利也思爲之興浮靡黜而財用節矣害也思爲之祛
強禦抑而姦蠹消矣儲峙思積倉庾盈溢卽凶歲不饑
矣學校思作正已率人士風端矣至於持廉秉忠振頹

起廢憂民之憂如痾瘵其身真父母我者也然此固三
年之愛耳襄之東有馮溝焉潢潦之所經也夏秋雨集
囓廬漂禾民甚病之公乃相地鑿渠流洩旁引爰收灌
漑之功凡近渠若干里昔爲萑澤今皆沃壤此百世之
利也夫父母之愛子也爲之道利遠害貽之以恒產也
今公以無窮之利利襄之民襄之民守公之產服公之
訓爲吾子孫者將無興其恒心矣乎是故於未去也愛
之而惟恐其去旣去也夫惡得而弗思李子聞其言矍

然起曰嗟夫密坡古之遺愛也信若言則爾民之思密坡密坡之見思於爾民也誠也誠則不可解矣余嘗慨世之爲政者違道以干之矯情以悅之將以愚斯民釣斯名也夫上以僞求則下以僞應欲民貌而思之且不可得况旣去而思乎此甘棠之詠與夫望而墮淚者要之誠結於心固不可解也然則茲祠也得無亦是繼乎衆皆再拜而謝曰時中等知思夫公也而不知所以思繼自今襄之民子子孫孫覩公之容思公之澤守公之

祠將不異於南國峴山矣

邑侯房公去思碑

王應吉

御史

余考漢世所稱循良事不一大要歸於平易近民使人
習而安之去後歷久彌思故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夫
慈母出門稚子牽衣隨之以號嗷者愛利存焉耳若途
人相遇掉臂去之東西南北莫之憶念也此可以知人
情矣邑侯房公令吾邑五年所以徵命行邑人爭建祠
祠公公至性澹淡布衣蔬食居然寒士以故清節凜凜

堂上如霜堂下如水歷數年如一日焉公外無鋒鏑內
察秋毫左右或謀爲欺給發摘如神羣下不寒而慄然
又赤心白意洞無營壘事上上信御下下信不侮鰥寡
惠鮮小民求民之瘼痲痾乃身易稱信及豚魚公殆是
已邑故稱樂土牛車之賦未嘗後期公輕徭緩徵益用
安靜不擾追呼之令不下近郊網蟲在戶鷄狗以寧又
豁浮糧之賦數千金卒遺萬世之利邑最苦徭差公兩
編踐更差次上下悉當物力人各自得折獄片言立斷

雅不欲深文鍛鍊有罪蒲鞭示折辱而已遠近嚮慕卽
傍郡縣咸願質成待士有恩諸縫掖執經問字公盡受
弟子之籍其稍跣跣者公引繩墨切責無所貸鄉之縉
紳公爲式廬折節先是一二奸人含沙肆毒官爲左袒
小人望風狂吠幾令人人自危公廉問得實一大創之
又曲爲勸諭澆風以息蓋養以和平持以靜重愛民如
子衛護之如傷其小有便於民朝令夕行髮膚不愛小
不便於民捄焚拯溺必疾去其痛而後已五年之內含

甘飲醕愷悌則朱邑之於桐鄉也寬和則黃霸之於潁川也惇大則曹相國之清靜寧一也真實則司馬君實之婦人女子信其不欺也清絕則趙閱道之一琴一鶴無事不可告天知也自公下車頽白之老未嘗至市井知有官府竹馬小兒嬉遊歌頌無間言公之覆露吾民也大矣去之日父老涕泣遮留會公以病偃僧舍士民問醫求藥衣帶不解索神而禱祀之無虛日數月霍然病已始行盡舉手加額曰是天以公賜吾儕小人使不

卽去以盡吾惓惓也公之使人戀戀有如此者遺愛在
人畏壘之民雖萬世子孫欲無思得乎是役也邑人各
爲肖像捧土力作惟恐不先成是其在城東汾上者余
受廛地里人徵言爲記不敢以不文辭爲述公之概若
此公諱壯麗字威甫別號素中登萬曆乙未進士今任
湖廣道監察御史涿郡安州人

邑侯楊公去思碑

邑人

李

瑾

兵部侍郎

楊公去襄陵之三年余以憇直忤時假差還里見鄉之

黃童白叟青衿士無不向余問公起居者諳諳若赤子之戀慈乳然已而余過臬臺行司右見一新建垣宇巍然問之則公生祠也坐坎向離門堂各三楹堂上公道範儼然童叟青衿歲時拜舞階下庶幾親炙公也者蓋先是壬子冬公以入覲行時公政成奏最逾年矣士民皇皇慮不獲再借寇已而覲事竣公果以卓異留被弓旌尋應寅清之選士民間之且欣且戚謂公躋槐有階吾儕攀轅無從也啣感深思無可寄聊寄於此余故編

民沐公澤等而辱知更深登堂瞻禮有同情焉一日學
博平定竇君率諸弟子員楊生桐劉生宦等過余曰楊
公祠百姓翕然建之久矣匪勒石何以志不朽願李子
一言并以士民建祠之譜示蓋竇君久於襄悉襄民情
非獨以曩侍公宇下德公私也李子遂受命曰得民如
楊公雖懷棠何以加焉襄土狹而民瘠西北城郭外卽
臨汾界東南高阜歲與旱魃爲仇讐閭閻之間有益藏
者幾而賦又極重民不堪命復以平水一脉灌溉臨田

之餘逼襄城而入由栢臺公署而出東南灌民田僅數里許田塍各植楊柳望之清翠因目爲名區部使監司多駐節焉供應繁騷民愈苦之公固天府斗山稱公輔器筮宰聞喜踰年賢聲蔚起庚戌會襄陵令缺襄與桐同府屬而較大天官氏遂移公疏上制曰可更治民以考功其漢帝所爲試蕭傳意哉一時桐人挽鄧之懸襄民借寇之急往來於途不絕公下車廉知我民困一切與節省而先自身倡之冰蘖獨甘絲毫無所染其事分

藩使及行部至者僅取成禮而已曰欲奉上客歡而腴
民以從客弗能也力役之徵誠不能緩倘令强有力者
幸免而貧者坐困寔不重其累乎長民之職謂何辛亥
當編審公預頒審格令民自報興乏而手裁之陞擦悉
當踰旬卽完公明神速闔邑感且服焉權稅在正賦外
橫征也當年虞擾民設畫一法派之三關兩鎮幾固不
通商賈而關之北鎮之京安市更蕭索如額以應甚艱
公憫之勢弗克豁條上以灘地租補偏苦者始安肆矣

歲不年冬月多餓夫公設厰煮糜飼之復開局施藥餌以醫病疫者全活甚多督課無酷刑而鮮逋剔奸無軌法而舉安徽收厲羨耗之禁而益常在下贖緩絕囊橐之人而質成且衆地方利病靡不洞如觀火而批大郤導大窾恢恢乎遊亦有餘暇日與諸文學講談經藝評隲課業胥折衷於累黍之度以故諸士彬彬向化若郭若曹諸孝廉皆其所陶鑄而鼓鬯種種善政見於譜內不可更僕數而其最著最不可及者無如臨襄爭水一

事平水肇自晉末源出姑射仙麓流分南北澆灌民田

總之以四十分爲率而中分之北盡臨汾之利而南則

臨地二十五里外始入襄陵界極南不越十里故此一

水利可以南北分論不可以兩縣截然論卽小民偶起

爭端一查自來渠條碑記可剖無容畸重也胡爲乎彼

欲攘之而此不甘彼巧誣之而此不知遂至以利民者

阱民哉公見獨早持獨力初不與同激繼不難辯寃甚

之身名弗惜以爲我民案移俱在迄今誦之猶令人泣

襄陵縣志 卷之二十四
下卒至水口經正是非亦明襄民不至獨稿者則今大
夫三原馬公之苦心克濟也而舊令尹履險爲民實前
茅焉大都公高明而端慤慈祥而執持名位事業皆不
可量其尸祝當在天下亦詎止一邑此之儼然者第可
以肖公貌巍然者第聊以寄吾民之思云爾公名作楫
字夢符丁未進士蜀之蓬溪人

邑侯馬公去思碑

邑人

沈光祚

順天府尹

襄陵邑郡西南其郊遂坻北道晉橋東道橫汾南道領

池以入而受事於縣會趾錯目交於是焉在而皆有馬
公生祠焉父老曰是三祠也以示同夫望郭門而思澤
宮而思者匪是莫展也且公有遺績焉其爲甘棠乎既
而告曰學前祠近而宏民所崇仰詞屬先生雖然予方
在告請虛牲石待焉於是公去襄旣三禩矣蓋襄孱邑
也俗綿薄民緩散不屬治之如運痺手足心至而形不
隨與圖其敝如瘵人不受砭其輕可動而難附其弱似
可使而無躍焉趨赴之情故上下幾賓旅焉而求所謂

父母尊親者未有也公朗中而齊外宏摹而密理廉不
劇明不苛自田賦浮詭盜賊主名根掣穴穿陰鬼莫形
纖至鄉曲一夫之徯竈婦里兒唇稽目爭者靡不燭校
兩造紛沓睥覽耳聽口詆意論手成爰書燦然成文條
爾空庭如風盪雲爰至外邑來質厥成者靡不滿意挹
氣而去它無具論請摭其鉅者邑頗號才藪而乏正印
公創修道書院餼多士於中緡經課莩示以司南起尊
經閣於學左購藏羣書洎關中手著恣其博洽且囑學

宮鉉武低陷從形家言傑構奎樓脩極巖義繕殿廡敬

一亭煥然一新更豎坊左右又剏楔樾表諸貢舉於通

衢晉橋爲暴漲所圯公鳩飭重建上爲復閣坊祠眎舊

赫焉沿河兩岸贅以石堤迤邐城東周匝數里以障洪

濤囹圄湫隘要囚有淖軼之虞公易土以磚環砌園廡

高廠倍昔諸署供帳脩置什器勒之冊籍專役司之毫

不擾之民間諸如此役其費不貲悉出俸金兼斥贖錢

他如徵募物力平直給傭一準民間邑錢谷收解畸累

富室公順里編取人獲息肩其飼馬半級諸役亦如之
且上其法於臺司各屬著爲絜令編審徭賦昭蘇均調
里胥不得上下其手催科立限聽民自輸未嘗令輿吏
持片檄及里門至於出納較兌平衡罷去羨鏹糾督乾
沒諸弊尤屬苦心歲旱精禋步禱請賑當路爲粥廠哺
饑飛蝗蔽天修禳自責遺蝻頓絕他如勸農桑重師儒
崇祠祀旌節孝清衙蠹戢豪右大都實意而佐以良法
持大體而不務爲瑣屑襟懷爽豁洞示肝胆令人曉然

知其意之所嚮而趨之痿肢爲趨破棟爲華夷調敝維
百廢具興至收緩散不屬之人情俾之踴躍歌舞一旦
知公之可尊可親而畏不容自己其詩所謂父母孔邇
者與昔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公蒞邑六載
被薦剡者十餘次聲華已自赫然已瀕行之日將歷年
錢谷刑名與所增修新政刊布成帙名曰自知錄與士
夫父老共覩記之且冀代瓜者相承毋替以故邑人士
度汾板卧環泣車前水爲之沸而公亦潜然不忍捨祖

送者絡繹於道閱三日不絕其越霍趙而送者復幾百
人凡此皆前所未聞也豐碑巨碣在在頌德而猶思之
於既去且遠之後公何以得此於民哉聞公幼從亦齋
溫先生遊刮目品題每以谿田後身許可其學問得力
處尤在正之一字居衡謂執中之譚易爲模稜者詭託
不若以正是持庶幾確有把握耳謔亦齋文章政事爲
當世名臣迄今人景慕之公師模先正而又自標心得
獨扼關要無惑乎德化醅醲沁徹人髓臆戀旒結尸祝

貞珉之不忘也亦其淵源者正也祠建學左爲正堂兩
廂儀門各三楹碑樹祠中公諱逢臯號雲麓陝西三原
人萬曆癸丑進士

邑侯薛公去思碑

邑人

翟師雍

左布政

今上聖明御宇勵精圖治功令視昔加嚴故郡邑諸長
吏爭相濯礪類多循良我邑侯薛公尤稱卓異公以鈔
齡聯捷禮闈筮仕吾襄襄寔彈丸有富名無富寔差役
繁重閭里騷然兼以饑饉頻仍民嗷嗷如在湯火中公

至則仰屋竊嘆痛惜其隱亟欲出吾民於湯火而衽席
之省刑薄賦剔蠹鋤奸無一念一事不爲災黎計興革
不朞月而百度維新一邑改觀矣無何而流孽紛披荼
毒晉境焚掠甚慘公日夜焦勞預爲綢繆募兵練卒崇
墉濬池嚴斥埃塞要害夜宿城樓風霜不避繼而寇薄
近郊卽躬率義兵奮勇當先寇亦憚公威武望風竄去
故鄰境胥遭覆巢之患吾襄獨獲覆孟之安且援兵紛
至而芻餉供應咄嗟立辦卽中涓橫索胥以大義裁之

不阿徇亦不賈怨乃若輸鉛不擾於市養馬不累於民

建浮橋挑新渠訓農造士置器繕甲率皆獨力經營尤

爲不忍人之苦心至於一切不經之費無藝之征悉與

裁節卽有勢不獲已者亦必多方曲處佐以俸金以終

其事而閭閻恬不與聞此其實心實惠無伐無施宰之

以真誠運之以愷悌出之以渾厚精明而民陰受其福

其異才卓品宜直近世罕覩卽古循良退三舍矣迨三

載考績簡在帝心再逾年而入覲民借寇不得羣而擁

道遮留啼號戀戀至亭午甫詣汾濱諸士紳咸灑淚盈
觴折柳言別公亦飲泣不忍忽然流連以至日晡始渡
河諸父老悵望行旌如失慈母謂盈盈此水乃公之惠
澤所流逝者如斯翻成別淚矣此固公與我輩割恩斷
腸之地也然於此地別公卽於此地肖公之像立生祠
而尸祝之庶時切瞻依卽時在公之懷抱中爾夫公行
矣愚民手足易縛真心難孚公何以得此於民哉禹曰
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蓋堯舜之心有以先入

之也繹斯言彼民之繫心於公蓋亦公之真心實政有
深入於民心者在故將行而繫戀既去而追思祠之像
之尸祝之不能自己也祠既成問記於司馬李公公唯
唯旋以偶沾霜露而委之不佞不佞逡巡未敢應孰延
良久諸父老相迫之急不佞不揣固陋因摭拾里言以
紀其崖畧愧不文且不脩也

邑侯胡公德政碑

邑人

高

曦

寶雞
知縣

大人君子生於世以其身先天下之憂任天下之勞必

因持已有本而德業隨之持已之本有數端焉本以慈愛而能博施本以公誠而能服衆本以澹泊而能守志本以勤敏強毅而能日起而有功有此數者皆所以先天下任天下之具也惟我靖翁胡公道足兼之公脩經綸天下之大畧而遊刃於彈丸姑射之墟晏然坐治固無難者而公閔閔然憂且勞之惟恐其不至也未明而興日昃而不暇息凡興利去弊一以勤敏強毅爲本而殫其慈愛於撫字教養修其澹泊於素絲退食矢其公

誠於天地神明持已有本而政咸舉焉其大理得也由
是囹無寃繫庭悉稱平而獄訟鮮矣城守戒嚴村落不
閉而盜賊止矣輕徭平賦與民休息而錢穀優然報最
矣秀者篤於禮義朴者力於耕桑而風移俗易矣有識
者卽化行百里之間而卜公憂樂天下之志知其必大
有效於當時也未幾而聲騰闕下高擢諫垣議論風
采侃侃大著又未幾而繡斧澄清畿甸之旁益慷慨自
許毅然以天下爲己任而於襄尤惓惓焉襄之境地狹

而民貧去府僅二十餘里平陽河東一路八十里有蒙
城驛河西一路九十里而至太平交有支應襄陵原非
置驛之所前止有額設建雄驛幫貼其後法久滋弊更
益以養馬自是供饋不繼里甲騷然是一木而再披其
根也至直指按臨冠蓋駢集耕者廢時市肆失業羸老
稚子皆罹鞭笞衝霜露喘息不暇困頓無聊公惻然心
痛之久矣爰以愷切之詞力救之上通宸聽次及同
官大害捐除速若振槁豈獨其言之善哉皆由持已有

素皎然與日月爭光故翕然傾聽如此也今全襄紳衿
氓庶聞公之一言者如覩鳴鳳於朝陽沐公之深仁
者若回春暄於黍谷鼓舞謳吟爭欲建祠肖像而尸祝
焉先勒銘於石以紀盛德於不衰况曦承提携教誨者
寔深且久望旄頭之塵而聽鏞鼓之音知異日以功烈
著於海內福流天壤名重鼎彝者必公其人也敬爲拜
手而誌之

邑侯李公德政碑

陳桂

御史

予欽承上命按厯山右日夜孜孜思丕振激揚之典以
翊聖天子盛治而凡可寄其微權以風於有位者宜無
不至也乃是歲夏屆河東維時守巡其地者少叅谷君
僉憲邱君也相與察臧否劾修廢視學恤老糾刑正俗
吏治則旣飭矣而暇日復上下先名宦思以風乎後人
二君咸以襄令李公爲稱予曰其詳何如二君乃脩述
父老之言曰李公之令襄陵也正大宅心廉平敷政初
蒞任曰爲政之道勸善懲惡而已乃置二木牌懸於縣

門民有善惡輒書其上以此民多化惡而爲善未幾歲
饑公倣古法煮粥救之全活者甚衆間有不救者命掩
其骼至秋熟乃嘆曰古謂救荒無奇策非虛語也酌各
里人戶多寡建立社倉其里之殷實者量出粟貯倉設
老人守之每春夏不足則分給貧難秋成仍以粟還倉
其息給主行數年積益多民益富閭閻無饑寒怨咨者
晉俗婚姻計財公定爲上中下之式民多便之至有爲
歌言以誦之者時學校乏人公羣諸生而親課其業嗣

又廣學宮葺縣志拳拳以作興士類爲念故科第浸浸
有人而襄縉紳之盛從此始矣邑南隣太平西山峪雷
鳴之水二邑人爭灌田訟無虛日公躬爲踏視分水立
石人人自便訟乃息鄉寔在邑之西南其山之樵採邑
人賴之然路皆石坂難通公一聞卽命以火煨之石粉
而道通至今往來者裕如也此皆李公卓異之政班班
可考其他奉公守法約己利民衆人可能者不述也予
曰誠如父老之言乎哉昔理平陽刑嘗聞而識之據今

殆溢所聞矣夫旌善別惡可以觀義救荒掩骼可以觀
仁嫁娶有式可以觀禮修學課士可以觀教分水通道
可以觀政脩此數羨令之職盡矣出於心而流於政敷
於政而洽於民漸涵洋溢淪浹一方宜父老之稱其德
者至今不衰也不然不可强者民也不可幸者譽也政
之不德議之者有矣况稱之乎德之弗至當時稱之難
矣况後世乎李公之令襄誠卓然矣水東閔先生作正
祀考首李公其稱情哉然前之賢後之楮使今之令皆

若此則吏皆良吏民享無窮之福其有裨於國家之元氣可勝紀乎是不可不表之以示風也二君曰唯唯公諱咨字汝弼號漳南予甘陵人也以成化辛丑進士令襄二載繼任丹徒政聲愈懋欽入爲湖廣道御史直言勁氣動於朝宁巍然爲吾鄉之名賢茲方慕而效之故亦欲以其爲晉名宦者望有僚也豈容遺其善而弗錄哉遂命今令備刻之石

重建刑部尙書前邑令張公生祠記

王嗣美

河東道

夫國家所賴以育黔黎興太平者責在守令守令之良在盡物理燭人情持廉秉公宅虛懸鑑調劑合宜夫是以百廢具舉萬物蒙休而職稱矣若操束薪急糾繩博名高而計日速化則下必有受其病者如司牧何襄爲平水屬邑厥田惟中厥賦惟上民鮮力本多逐蠅利以供賦歲一不登輒告饑而轉徙相望於道且節使由陝蜀者多假道於斯民力告匱勢弗支矣大司寇張公昔以名進士令襄有年矣不佞分臬河東常稽往牒採民

風稔公治行爲真公以慈祥愷悌爲心甫下車卽洞悉
幽隱興革利病無端不舉撫善良抑強暴薄征徭思怨
弗計也其善政不能殫述尤銳意飭科條以章士軌旌
節孝以勵頽風時值大旱布衣蔬食禱姑射山俄而雨
注四郊霑足在邑幾三載如一日襄人欣欣向風頌聲
交作兩臺上公治行於朝遂擢諫議公身居諫垣而日
以襄爲念向格於力弗展者悉條上其事迄今襄民安
其田里而忘愁嘆皆公之賜也去之日縉紳相與揖於

庶士相與跽於庭民相與號於郊請留公也爭取其革履懸之通衢恐無以垂不朽乃肖像而祠焉其亦甘棠之遺風歟甲午秋不佞行部至襄觀祠宇頽圯不緝乃進諸父老而詢其故咸以時詘弗能舉至有泣下者遂檄李縣令擇南廓外善地鳩工飭材建正堂三楹東西耳房各三楹題其額曰仰德祠不踰月而告成夫公在襄而民親去襄而民思去日久而民益思真司牧之律令矣於是謀勒諸石一以識公治行卓越一以徵直道

在人心不容泯爾嗟乎一襄陽也論者謂杜征南之碑
不如羊叔子之石堅匪石之堅繫民心是堅公得民深
矣自叔子而後千餘歲有兩襄陽云公名國彥字熙載
登壬戌進士直隸邯鄲人

贈大理寺卿謚忠節高公神道碑

何宗彥

大學士

高公死事之五月其子暲走都門叩余而泣曰嗟乎先
大夫業不愧爲臣而暲何以子也聖天子方軫恤忠魂
不以冥漠視之加秩賜祠外更勅賜所司營葬事暲奉

衣冠之樞歸窆河東非敢曰盡子情以不沒聖恩也先

大夫秩京卿三品法得樹神道碑昭示永久惟先生托

在同籍敢介姻家李中丞倪太史以請余謂子之先大

夫名業與青史俱炳何有七尺軀何有一片石而何況

余言瞠伏泣不已余乃泣然而揭之碑曰高之先出齊

高之後在唐有南平郡王崇文官平陽爲平陽人後自

平陽徙襄陵數傳曰俊官遵化曰瑾官杞縣曰鏗官臨

清曰溱官戶部而鏗與溱俱贈如公官公溱之第六子

也自幼凝重有巨人志文章必本經濟議論必本忠孝
弱冠補諸生旋以高等餼於庠萬曆甲午舉賢書乙未
聯捷進士授壽光令庚子擢戶部主事再轉正郎丙午
出守永平庚戌擢天津副使癸丑轉神木叅政甲寅丁
嫡母邢太淑人艱服闋以原秩脩兵薊州因念生母楊
太淑人拂袖歸天啓辛酉起廣寧叅政殉難其政之大
者在壽光則定約束嚴吏胥汰濫供招撫流移開墾荒
蕪爲東魯循良第一在戶曹則定兌期寬納戶積羨米

萬石省內府金錢數千在永平則戢稅璫高淮之暴出
沉寃麻沽春之獄濬灤河築長堤興文學廣制額在天
津則剪稅璫馬堂之虎翼擒畿南董時耀之巨寇在神
木則簡精銳以制套沙計爲之遠遁在薊州則核營弁
之功實清驛遞之冒濫若固封守完要塞詰戎兵卹窮
戍歷四鎮皆然至於慎一介之取予禁諸屬之餽遺以
餘糧入正額纖毫若浼清白之操終身如一日也公在
田間適被東寧命卽拜別太淑人并與子弟訣受事之

日已當時勢潰散人驚風鶴公遂沐浴焚香謝闕以死
公死而城池府庫兵革米粟與公俱成灰燼可勝嘆哉
而或謂公不死廣寧而死松山是未知公之志也睢陽
張許二公一死於前一死於後文丞相坐樓三年在今
日當不免好事之口矣噫成事之難如此哉幸聖朝卹
思優渥公得死所矣公至性天植孝思無間太淑人聞
公訃慟絕仆地恍見公衣冠在側知生死魂魄相依也
事兄如父養孀姊如母視諸姪如子待遠近親屬如一

家卽臧獲亦以子畜之故高永感公德亦以身殉此可
以見公生平矣公同鄉大學士韓公業志其墓而余爲
碑銘曰 魂何之歸於帝鄉魄何之藏於晉陽神何之
共日月而耀星芒其骨雖燼其名則香吁嗟乎公真不
亡